

阿拉弄堂里的浦东阿奶姓方，做人搭伊的姓一样，热情正直，急公好义。伊住辣客堂间带后厢房，进出方便；加上伊为人热心，东家小人哭了，伊去抱一抱；西家炉子浪水开了，伊会去帮人家冲冲好，所以大家伙推选伊当居民小组长。

有一趟，阿奶像平常一样，去附近公园散步，看见前头一个东北来的老大姐身浪钥匙落下来，伊豪爽拿伊拣起来，赶上两步，讲：“北方阿姨，依钥匙落脱了。”

啥人晓得迭个北方阿姨回过头来，气呼呼讲：“你有病啊！”

噢，依钥匙落脱，我告诉依，哪能变我有病了？但是，阿奶既没计较，从地浪拣起钥匙赶上两步，讲：“北方阿姨，你钥……”

只看见北方阿姨回过身，眉毛竖、眼睛弹，对老仔浦东阿奶：“你要……”

但是看到浦东阿奶手里拿个是自己屋里的钥匙，马上抱歉地讲：“对，我钥匙掉了，我钥匙掉了！”

阿奶楼浪向住了一对小夫妻，带一个儿子；男的姓张，女的姓操。大概是两个人的姓有眼问题，所以两家头经常要争争吵吵。

前两日夜里向，两家头又吵起来了，本来是个小事体。但是后来勿对了，只听见小操哇啦哇啦叫起来，“依拿刀放下来，拿刀放下来！”

阿奶一听勿对，哪能动刀了，迭个还了得。阿奶叫我一道上去，弄出人性命勿得了。

上楼，看见小张手里拿仔把水果刀，豁发豁发；对面小操辣了哭。阿奶走到门前，讲：“依做啥？刀放下来！”

小张讲：“阿奶，搭依勿搭界，依让开！”

“啥个勿搭界！夫妻争吵勿稀奇，啥人会拿刀豁发豁发！”

“阿奶，依让开点，当心刀戳到依身浪向！”

“我吓啥，我肚皮浪老早就戳过两只洞，我还吓依？”

筛个辰光小操开口了：“阿奶，小张个刀勿是对依啊！”

“我晓得，伊胆子既没介

# 弄堂里个浦东阿奶

文 / 秦来来



扫码听语音

大。拿刀对佬依也勿对啊！”

“阿奶，伊拿刀是对自家啊。”

“啥末事，对自家？”

“哎，伊讲假使我勿听伊啊，伊就要拿刀戳自家。”

原来，小张夫妻两家头，为了儿子礼拜天做点啥，争吵起来。小张要儿子去学跆拳道，小操要儿子去学钢琴，两家头齐勿肯让，争起来。争到后来，小张拿起水果刀讲，依勿同意，我拿刀戳依看，吓得小操叫了起来。

阿奶一听，马上讲：“小张，依阿是脑子有毛病？拿刀戳自家算啥本事？依自家戳伤脱了，晒辣医院里，依儿子搭人家哪能讲？阿拉爷吵相骂勿过阿拉娘，自家戳自家，依还有腔调哉？”

“勿是，阿奶，伊勿听我啊，我一急，糊里糊涂就拿起刀了。”

“那两家头倚有问题，小囡要学啥，问过伊自家个意见哉？只有伊自家欢喜，伊才能学得好；伊勿欢喜，那再逼，既没用处，钞票白损脱。”

阿奶耐心劝伊拉两家头，总算拿事体摆平了。

阿奶问小张：“还吵哉？”

“勿吵了。”

阿奶问小操：“还吵哉？”

“勿吵了。”

“下趟那再吵，我就到派出所，叫户籍警拿那姓改脱。依勤姓张，改姓和；依勤姓操，改姓睦。和和睦睦，就勿会争争（张张）吵吵了！”

小张发急了，讲：“阿奶，姓勿好随便改啊！”

“搭那寻开心！”

从楼浪下来，我问阿奶：“阿奶，依刚刚讲，肚皮浪戳过两只洞，阿是真啊？我是豁胖噢？”

“啥人豁胖？我肚皮浪两只洞货真价实！”

“阿奶，依介结棍。”

“啥个结棍？开盲肠炎，肚皮浪戳一只洞；后来开胆囊炎，又戳一只洞，阿是两只洞？”

“噢哟，是迭能两只洞啊。”

“依当仔哪能？我搭人家打相打戳仔两只洞？”

“阿奶，依解只噱头摆得好，我也拔依噱进！”

闲话既没讲完，浦东阿奶开心笑起来。我摒勿牢，也跟牢仔浦东阿奶一道笑起来……

## 茄山河

# 规规矩矩厚蛋烧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灶披间

吃东吃西，顶爱家常味道；或甜或咸，下饭开胃就好。

一样是家常得勿能再家常的菜，厚蛋烧迭种，看上去规规矩矩，而煎荷包蛋、搨蛋饼或者炒蛋之类，就自由散漫交关。

以荷包蛋为例，一只蛋敲开、下油镬，嗞哩嚓啦之后，无论是蛋黄跟蛋白位置与关系，还是蛋的形状，圆或是方，就随便伊勒锅底漫延舒展了；翻面更是无法无天，或者是一记头爽爽气气翻过来，或者是跌跌冲冲翻过去，碰着勿巧，蛋黄还要四散流窜……

从前吃食堂辰光，点好菜常常会再加只荷包蛋，真真是从来没见过两只一式一样的荷包蛋；倒是碰着过盛菜阿姨盛好一只荷包蛋到饭里，又觉着缺着点啥，再到大盆里翻翻寻寻，果然，一只蛋黄落勒汤汤水水里了。



# 细品棒冰忆童年

文 / 王志良



老里八早

办公室小叶姑娘买来一盒赤豆棒冰，人手一根。让我想起小辰光吃赤豆棒冰个事体。

记得当时个夏天，到了下半年，弄堂里就时时会响起一种木板敲木箱个声音，而且每敲一记，就会听到一声吆喝，先是苏北话，后来又是上海话：“赤——豆——棒——冰，四分洋钿——买一根。”从远到近，拖仔长音。听辣阿拉筛点小朋友个耳朵里，就像一阵凉风吹进阿拉个心里向，天火辣辣个太阳也好像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。可惜我手里一分洋钿也既没，只好用央求个眼神看姐姐，怂恿姐姐去对姆妈讲：“给阿拉姐弟俩各买一根赤豆棒冰

老话讲“勿怕一万就怕万一”，万分之一是邪气低个几率，一般可以忽略勿计，勿过一旦碰着筛种低几率事体真实发生，往往令人措手不及，带来相当大个麻烦。

三月中旬，妻到外区照顾高堂老母，既没想到伊拉小区发现新冠疫情，结果就被封闭管理了。我一轧苗头勿对，赶忙去超市进货。我

吃吃。”姆妈听了，勿讲行，也勿讲勿行，一直到吆喝声越走越远，渐渐消失在小巷尽头……

等到我长大一点，二阿哥告诉我：埃歇辰光屋里向六个人倚靠阿爸一个月四十元工资生活，平时开销捉襟见肘，八分洋钿就是一天个小菜铜钿。

一个周六傍晚，我正坐在饭桌旁边做作业，刚刚下班回到屋里个阿爸，悄无声息走到我旁边，朝我手里塞了一只小纸包，我打开一看，里向有四枚一分硬币，我开心得跳起来，抱牢阿爸头颈，凑到伊耳朵旁边问：“爸爸，依迭个钞票是啥地方来啊？”阿爸看我开心个样子，笑而勿答。筛天夜里，我兴奋得眠勿着。

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心里向就

希望“赤豆棒冰”个吆喝快点响起来。吃过中饭，阿拉筛点弄堂里个小伙伴正辣一道白相，悠长个叫卖声如期而至，我迫切及待冲出门，奔到卖棒冰个爷叔面前，“趾高气扬”递上四分钱，让卖棒冰个爷叔从箱子最底层拿一根冻得最硬个棒冰，迭种样子个棒冰勿容易融化。

撕掉包装纸，可以看到棒冰顶部有一层厚厚个赤豆，像一粒粒珍珠点缀辣冰面浪，晶莹剔透。辣其他小伙伴羡慕个眼神里，我拿赤豆棒冰放进嘴巴里轻轻舔吮，甜津津，冰冰凉，沁入心脾。

有意思个是，有辰光用三分洋钿可以买到断柄个棒冰。迭种棒冰，木柄只有一点点，冰块倒是完整，价钿便宜25%，是勿是蛮合算？勿是老顾客，迭种便宜还碰勿到。

现在，各式各样棒冰应有尽有，小辰光吃个赤豆棒冰已经变成挥之勿去个回忆，因为伊是我个童年。

好在，规矩是死的，想法是活的。所以，厚蛋烧外表干烧一面，而内里则千滋百味，荤的素的甜的咸的，什样锦。比方，前两天烧的是拌了生菜碎末的蛋，加盐勿加牛奶，吃上去像鸡蛋蔬菜卷。今朝早饭，换个口味，鸡蛋加牛奶打好，勿加糖，卷一层蛋皮搨一层蓝莓酱，酸酸甜甜的蓝莓酱解脱蛋腥气，味道蛮好，就是卖相差一点；本土以为，鸡蛋和蓝莓酱会层次分明，没想到，自家做的蓝莓酱有点薄汤汤，卷起来辰光，蓝莓酱勒蛋皮里潜进潜出，有点豁边了。

交关事体始料不及。喏，吃好夜饭，看看核酸检测已经超过72小时了，豪俊去排队检测。目前来讲，核酸规矩豁勿得边。

# 冰箱“喇叭腔”以后

文 / 蒋仲铭

屋里有一只大冰箱，买回来辰光勿勿，还辣保修期里，所以就买仔交关猪肉、蔬菜、馒头、方便面、鸡蛋，回来以后分门别类放进冰箱，再加上冰箱里原本个存货，心想：筛眼东西够我吃十天半月了。

啥人想到封控第一天，筛只电冰箱就“喇叭腔”，失去制冷功能，冷冻室里向塞得满满当当个冰鲜食物纷纷土崩瓦解，七零八落。冷藏室里个蔬菜水果也变得蔫头耷脑。我连忙采取应急措施：一蒸、一晾、一晒、一腌，号称“四合一工程”。

一蒸就是拿冰箱里馒头、汤团、八宝饭之类统统蒸一遍，尽快吃脱。一时间，厨房里是“沈大成、王家沙……”好像走进点心铺，餐桌浪馄饨、水饺、甜酒酿。我像点心品尝师，一歇歇甜来一歇歇酸，肚皮里向“打群架”。

一晾就是拿冰箱里个蔬菜统统晾辣地板浪，番茄、黄瓜、卷心菜、土豆、莴笋、西蓝花、洋葱、鸡毛菜、鸡蛋、咸蛋、火腿肠，看起来像个小菜场。

一晒嘛就是拿冰箱里个笋干、梅干菜之类干货，统统放辣太阳下面晒一晒，再装进塑料袋封牢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一腌就是拿冰箱里个猪肉统统腌成咸肉或酱肉：咸盐搨一波，酱油浸一遍，花椒撒一层，烧酒浇一圈，小绳串起来，北窗挂起来。

排队做核酸个辰光，隔壁邻居调侃：咸肉味道好伐？依还勤讲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手中有粮心勿慌。封控期间，我今朝莴笋炖酱肉，明朝西蓝花炖咸肉，各色时蔬“拉郎配”，美其名曰：“东北乱炖”，筛能介混仔两个多号头。封控期间，政府保供物资陆续发下来，别人家希望发肉，我顶怕发肉，还好只发了一趟。居委会主任讲，天热了，肉勿发了，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下来。

五月初，听说网上有保供冰柜供应，我马上下单买了一只袖珍冰柜。隔天送货卡车就来了，送货员勿能进小区，冰柜放到小区门口。我扑哧、扑哧打到屋里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。

小区解封第一天，我马上打电话报修。维修师傅来得蛮快，上门检查以后调换了一块电路板，筛只“喇叭腔”冰箱又迎来了伊个“高光时刻”。勿过我心里还是有点噁噁动。

## 沪语中古语

在上海话中，“作”字有处心积虑、不管不顾地吵着闹着要去某件事的含义。譬如：“作吵”指没有由来、不可理喻的持续吵闹；“作闹”指小孩忍不住想睡觉前的各种行为；“作冷”“作雨”“作雪”，指天气在酝酿降温、下雨、下雪的变化，这里虽然不能说老天爷“吵着闹着”，却也包含一种蓄势而为的趋向。“作死”就是无端生事、自寻烦恼、不弄到走投无路不罢休的意思，很多时候是上海人生气时的骂人话，有时也被说成“寻死”“变死”等。金宇澄在短篇小说

# 无理取闹就是“作”

文 / 叶世荪

《轻寒》里写：“阿才扬起一张麻袋，兜头蒙住了她，遮住她大半个面孔。作死啊！七官把麻袋扔在地上，想痛骂阿才。”

其实，“作死”一词以不尽相同的含义广泛存在于各地方言中，然而它在上海话中的语境和元明以来大部分文献相一致。譬如元代关汉卿《鲁斋郎》一折：“你骂我？”明代《水浒传》二十七回说孙二娘笑着寻思道：“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，倒来戏弄老娘！不是灯蛾扑火，惹焰烧身”。清代《隋唐演义》四十回：“柳氏哭拜于地道：上年拙夫不是，多少炎凉，得罪秦爷，原来是作死”。此外，元剧《陈州糶米》，明代《喻世明言》《西游记》，清代《红楼梦》《好述

传》《野叟曝言》等作品中都有类似用法。总之，在上海人眼里，违规闯祸、寻衅肇事、沉迷赌博等等都属“作死”的行为。

“作死”的“死”字，在上海话中读若xi，与普通话si的读音有明显区别。这是因为在古代汉语的读音中，声母x和s是不分家的。这个“死”字在宋代的《集韵》及元代的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明代的《洪武正韵》中，有着相同的反切注音：“想姊切，斯上声”；清代的《康熙字典》列有另一个注音：“息利切，音四”。按照现代汉语的读音，“想”和“斯”的声母分别是x和s，“息”和“四”也分别由x和s打头，但是古人能切出相同的音来。就是说，上海话把“死”读成xi是有历史原因的。